

文化“两创”践行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融媒系列报道

掌上方寸间，壶内绘乾坤

内画传承人丁新厂“反手”作画，绘出大千世界

汪洸 王浩然 济宁报道

内画，一种主要在方寸间(鼻烟壶等小尺寸玻璃、陶瓷器皿内)反向创作书画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难度不仅在于器皿内部空间极为逼仄，而且因为是要在壶身外侧观赏，这也就令内画创作有着极高的难度。在任城区古运河畔的宣阜巷，内画传承人丁新厂手持细小毛笔，“轻描淡写”的勾勒着毫厘之间的艺术新高度。

自制内画毛笔
展示艺术功底

宣阜巷，任城区老运河畔的文化打卡地，也是不少济宁文化爱好者的聚集地。漫步于此，河畔的柳树随风摇曳，红墙金瓦在柳叶间隐约可见。文人墨客慕名而来，听一听街巷里传出的敲金刻木的滴答声，探一探老匠人们又在“盘”什么新玩意儿。

内画传承人丁新厂的工作室就坐落于此。一间不大的门面房，被分为里外两间。外屋是一间展厅，一面墙的鼻烟壶，大小胖瘦形态各异，无一例外的，壶身上都绘有小巧且精致的花鸟山水画。另一侧挂满山水画和书法作品，皆出自丁新厂之手。一大一小的落差，展示了主人不俗的艺术功底。

此时，丁新厂正坐在桌案前若有所思地盘玩着一只和孩童手掌差不多大小的鼻烟壶。身旁的小盒子里面，整齐地摆放着几支他自制的内画毛笔。不同于普通的毛笔，这些内画毛笔看起来有些简陋。“内画毛笔市面上没有销售的，都是我们自己做的。”丁新厂笑呵呵地解释，内画毛笔就

是用电线、筷子这些生活中最常见的东西，稍一加工将尖端弯曲，黏上一撮笔毛即可，“因为要绘制的鼻烟壶大小不一，所以内画毛笔的长短粗细也不相同，都是我们自己来制作，这样用起来顺手。”

拜师学习内画
留校刻苦钻研

在公众的印象中，“内画”是一个比较小众的非遗项目，尤其其主要的展示空间“鼻烟壶”已失去实用性，对此了解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内画其实是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书画创作的基础上，我们又能够在更加狭小的空间内反向作画，是在展示中国书画技艺的博大精深。”丁新厂说。

正因这份追求，1999年，作为山东省轻工美术学校学生的丁新厂，因为专业成绩在全年级数一数二，老师建议他闲暇时间可以学学内画。“我当时也是好奇，要在还没巴掌大的鼻烟壶内侧作画，很有挑战，于是决定拜师学艺。”

当年暑假，同学们都回家之后，丁新厂留校在宿舍里反复研习。要想在透过瓶口肉眼都看不全的壶身内侧反向作画，靠



丁新厂在进行内画创作。

的就是反复练习。在掌握了一些要领后，丁新厂便每天猫在宿舍里，一画就是十几个小时。功夫不负有心人，刻苦练习了整个暑假，加上本身的艺术功底，开学之后丁新厂便已经能为当地的陶瓷店铺创作内画了。

平台直播作画
传统技艺出圈

在丁新厂看来，生存问题解决了才能让这门手艺真正传承下去。“我老师曾在一只10厘米大小的鼻烟壶里，绘制了一百多个栩栩如生的人物，这样的技艺也意味着我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丁新厂说。

如今，随着经验越来越丰富，丁新厂也开始不断挑战新的高度。在工作室的一座展柜内，丁新厂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高度大约只有4厘米、厚度不足1厘米的鼻烟壶，两面是他创作的“富贵图”，画着色彩艳丽的牡丹花。打开瓶口，丁新厂指着里面说，“壶身内部的空间更小，所以对力道的掌握是个巨大的挑战。稍微控制不好，可能画好了这面把另一面蹭污了。”

随着时代的进步，丁新厂不再只是窝在工作室里埋头创作，他深知传统文化要走出去，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才能传承下去。现如今，他已经坚持在短视频平台上直播内画创作。搭上互联网的快车，内画正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

丰家雷专栏

要为子孙留什么

□ 丰家雷

林则徐说过这样一段富有哲理的话：“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

这段反对给予子孙后代留过多财产的名言，应该成为警示钟，让人们不再做这种劳而有功、劳而有害的蠢事、傻事。

历史上就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故事一：孙叔敖之子请封寝丘之地

孙叔敖是春秋时期楚国的令尹，他以贤能闻名于世，是个全能型人才，清廉自守，执法严明、公正无私，司马迁在《史记》中称他为“循吏”第一。孙叔敖担任令尹期间，楚国进入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发展的全盛期，楚庄王就是在他的辅佐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

可惜天妒英才，孙叔敖终因操劳过度，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就在他弥留之际，再三叮嘱儿子孙安：“楚王为嘉奖我的功劳，曾多次要给我封地，我都拒绝了。我死后，楚王如果要封你官，你要坚决推辞，以你的能力承担不起安邦治国的重任。如果楚王非要给你封地，你就请封寝丘之地，其他的肥沃土地坚决不能要。”

果不其然，楚庄王坚持要赐给孙安封地，孙安听从了父亲的

话，执意推辞并肯求，楚王只好同意将寝丘之地封给了他。

这是一处处楚越交界的贫瘠山地，名声十分不好，可谓无人问津之处。多年之后，其他人受封赐的土地都没保住，不是被新的宠臣霸占，便是被后来的楚王收回，有的还成了两国交兵的战场。只有寝丘之地安然无恙，孙叔敖的后人便能一直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

故事二：许狂后人在苦地安生

公元280年，晋武帝司马炎灭掉东吴，一统天下，开创西晋，定都洛阳，便大赏功臣。许狂在灭吴之战中立下大功，且负伤很重。司马炎带众人前去探望，并许诺，京城洛阳周边的土地你尽管随便挑。

闻听晋武帝此言，身边的文臣武将都羡慕不已，因为最先挑选，自然就能拿到最肥沃的土地。然而，让大家十分诧异的是，许狂竟然说，我请求赐凉州之地，以供养老。

凉州位于现在的甘肃省，西晋时期的凉州很是荒凉贫瘠，是典型的苦寒之地。

晋武帝很是纳闷，问他为何？许狂说，自己的子孙没有多少学识和能耐，去荒凉之地正好，请求陛下恩准。

过了不久，许狂带领全家老小去了众人眼里的这一“不毛之地”，过起了“带月荷锄归”的农耕生活。

而后，晋武帝司马炎驾崩，儿子司马衷继位，史称晋惠帝，就是那个“何不食肉糜”的主。皇后贾南风把持朝政，恣意妄为，朝堂上下乌烟瘴气。天灾人祸接连不断，民不聊生。

公元291年，爆发了八王之乱，前后持续16年，皇室子孙几乎被杀光，当初选择京城周围封地的功臣也都遭到叛军轮番洗劫，大多性命不保，境况惨不忍睹，少数幸存者也都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由于战乱而被迫逃亡到凉州的人们这才惊奇发现，原来的不毛之地才是真正的世外桃源。这时候，许狂已故去多年，他的后人过着平静的生活，免受了战乱之苦。

此时，人们才真正感受到了许狂的高明和睿智。

创业难，守业更难。没有德才做底子，再大的家业也会被不肖子孙败光的。事情总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同手电筒，照别人容易，照自己难。孙叔敖和许狂就是世间少有的清醒人。他们深知自己子孙的本事，巨大的财产放在他们手中是难以守住的，极有可能因财招祸。

世界上没有人能够一辈子为孩子遮风挡雨。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马牛。民间的这句俗语，也是多少年来人们的深刻总结。生命是一场旅行，需要历练。父母过分溺爱，过多包办代替，往

往会使孩子不会操心，不懂做事，不明处世，迟迟挺不起生活的脊梁。事非经过不知难，如果没有良好的生存技能，恐怕前人就是留下了金山银山，也会有坐吃山空的那一天。

怕吃苦，苦一辈子，不怕苦，苦一阵子。温室里是长不成参天大树的。过度优越的物质条件，极易让孩子本能地产生惰性和奢侈的习气，难以激发自身奋斗的热情和动力。一个人的成长皆来自他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经过的事，见过的人。

给予子孙留什么？非留钱财与溺爱，当留家风与精神。一个家庭最好的家风就是让孩子们在生活中学会生存，在吃苦中战胜苦难，获得未来日子幸福生活的资本和底气，能够自如驾驭跌宕起伏的人生。

良好的家风是人生的第一堂德育课，是根植人心的“信仰”，是家族兴旺发达的“基因”。这才是家族传承最珍贵的不动产。读书明理，勤俭持家，方能过上平平安安、稳稳当当的日子。一个人事业再辉煌，如果子女教育出现了问题，也是人生的最大败笔。

给予子孙留什么，的确是个大问题，也确实是门大学问！

(作者系济宁学院党委副书记，山东省干部教育培训好课程讲授人，中共济宁市委党校特聘教授，济宁市作家协会会员。文章作于2023年8月。)